

在日常生活中瞻仰天父的慈顏

耶穌小姊妹

教宗方濟各為我們開啟了慈悲禧年，在他的詔書中給我們語重心長地闡釋這特別禧年的豐盛意義，讓我們在基督身上，更深地瞻仰這位「慈悲寬仁，緩於發怒，富於慈愛信實」(出 34:6)的天主。誠如我們的主教湯漢樞機所引述的：「耶穌基督是天父仁慈的面容。」這簡單的一句說話綜合了基督信仰的奧蹟，因為在納匝肋耶穌身上，慈悲成為「活生生的」和「看得見的」。(二零一五年聖母升天節)

為跟隨納匝肋人耶穌，願意在火群中，特別在貧苦人中度默觀獻身生活的我們，尤其感到這慈悲禧年的深厚恩澤。在詔書的字裡行間，無處不是活出我們聖召和實現使命的光照與鼓勵，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學習更殷勤地以基督的目光去瞻仰天父的慈顏；同時也讓天父的慈愛流溢於我們身上，俾能無時無刻地在與天父所遣使來的弟兄姊妹的相遇中，澤及蒼生。

當我們被邀請要透過文字去分享時，我們自覺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生活點滴；但除了這些所謂「生活片段」外，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？姑且就容我們嘗試學習福音中的窮寡婦，把我們僅有的點滴和大家分享吧！

「邊緣人」

在往返澳門關閘與珠海拱北的通道上，經常見到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坐在路旁求乞的人。有年老的、年輕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跛足的……就像福音所形容的可憐貧困的人。他們面容憔悴

悴，衣衫破舊，望着過路的人，希望從他們身上得點什麼。有時帶着小孩子一起求施捨的。多次見到兩個躺臥在床板上討飯的人，他們瘦骨嶙峋，上身赤裸，只穿着一條短褲，可憐兮兮的，叫人不忍目睹。

有一回，有個女學生蹲在路邊要求路費回家，我便給她四塊錢，卻奇怪她仍留在原地！後來路人說我上當了！有一回天氣非常炎熱，那個坐在路邊的乞丐，看他乾渴的樣子，我便上前送他兩小瓶水；他喜出望外地接受了，但向我致謝說：一瓶就夠了！另一回也是，有一位中年人久久地站在餅店前，垂涎欲滴地、呆呆地看着那些香噴噴的麵包；我可想像他是很飢餓的，便自然而然地把我手上的兩個麵包送給他。開始他有點不好意思的，還說：一個就夠了；我鼓勵了他，叫他別客氣，他才接受了。看他馬上一邊走一邊吃的樣子，真替他開心啊！

還有許多別的，真的寫不勝寫……。面對這些兄弟姊妹，雖然我不是常常有點什麼可和他們分享的，但能有機會和他們短短的接觸、交談，也向他們表示一點關懷，也算給他們送上天父的祝福吧。我常祈禱上主：什麼時候才有團體或社區會注意到這些可憐無奈的邊緣人，給他們施以援手，以解決他們的困境呢？

「平凡中不平凡的相遇」

每日我們在感恩祭中領了聖體後，便會重新宣發聖願時的奉獻經文。每當唸到：「奉獻我的生命，作為回教兄弟姊妹的犧牲……」，我總覺得陌生，還帶一點點的神秘和恐懼感。為此曾報讀了穆斯林課程，希望對這宗教有點認識。2000年修會讓我往利比亞體驗友愛之家在回教徒國家的生活。我得從羅馬到突尼

斯，再轉到利比亞。當我剛抵突尼斯友愛之家，還未弄清當時環境。門鈴響了，我自然地去開門。見到一位伯伯，個子矮小，樣子老實、友善，衣著簡樸，手裡拿着一個不上眼，而且有點髒的旅行袋。他見到我這個陌生人，感到有點意外。而我卻感到他很親切，便釋除了對回教徒的恐懼感。隨即我邀請他入客廳坐下，還給他一杯水。小姊妹立刻出來招呼他；他邊說邊打開旅行袋，拿出一包頗重的東西。打開一看，令我很愕然，原來是隻羊腿！

小姊妹介紹我是從香港來的中國小姊妹；他覺得不可思議，怎可能一個中國人與小姊妹們彼此是姊妹，同屬一個大家庭，而我又像在自己家中一樣自如……。交談一會後，他便離去。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。原來當日為聖祖亞巴郎的瞻禮，他們習慣宰羊並與別人分享。

我也就帶着這個相遇的經驗，懷着平安、感恩的心，繼續旅程前往利比亞開始我的體驗生活。同時感謝友愛之家在回教徒國家的臨在，以及小姊妹多年來在平凡生活中所建立的友誼。

十五年後的今天，回想當日與伯伯的相遇，他的慈顏的確融化了我的恐懼，令我體驗到慈悲的力量，並非言語、行動可相比的哩！從而也教我更熱切、具體地繼續誦唸這篇奉獻經文：「天主聖父，今將我結合於耶穌聖體寶血的祭品，並為光榮你的聖名，奉獻我的生命，作為回教兄弟姊妹和全球人類的犧牲，請你悅納……亞孟。」

「天主的慈悲與仁愛」

友愛會於澳門創立之始，小姊妹就在附近的一所「殘廢院」裡工作：為那些失明和身心有障礙者清潔地方、縫補衣物……等

等。事隔半世紀，社會及其環境的變遷，現今已規劃成社會工作局處理。這些朋友有的已建立家庭，住在政府特為他們建蓋的樓宇。教會對這些被社會所邊緣化的人，也給予多方面的幫助；尤其在「仁慈堂」機構的協助下，讓他們可以學一技能(如編藤椅)。

多年來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，也在他身上看到天主的慈悲和仁愛，就是多明我！他雙目失明，年輕時曾與他的伙伴若望(亦是失明者)相偕，由院舍到「仁慈堂盲人中心」的那段路，經常會看到他倆相依相伴，情同手足。然而，若望因體弱又患有癲癇症，中年時就去世了；多明我只有形單影隻，拿著盲人的柺杖，獨自在路上摸索前行。

在 80 年代初，透過朋友的介紹，多明我與現今的妻子結婚，原想可有個伴帶路，相依為命；怎知妻子是個嚴重殘疾的人，講話口齒不清，再加上行動不便，走路時腳跛的厲害……而多明我不但沒有絲毫的怨言，反而更多體諒和愛護妻子，溫和地接納她。有時看他們夫妻在路上行走，她一跛一跛帶著失明的丈夫，路人皆投以憐憫的眼光。

十年前，他的妻子中風，往後的日子真不知該如何？但天主的慈悲總不間斷；政府正剛興建了護養院，由明愛負責管理。透過社工局的協助，她得以入住。自此多明我每天都會來看他的妻子，風雨無間。有一次，我和他閒談，稱讚他真了不起，無論刮大風、下大雨都來探望他的妻子，他卻回答我說：「她以前照顧了我，現在我來看她是應該的！」每次見他們夫妻相聚時的喜樂，連院內的工作人員也都讚賞！啊！在多明我身上，他真的活出天主的慈悲和愛，我也看到了天主對祂百姓所施的憐憫！「天主的慈悲和仁愛，我要永遠歌頌！」這短頌也常在我心中繚繞。

簡樸 — 凝聚的力量

阿里，我們的朋友，有某程度的智障，他總算能自理，加上社會福利署的幫助，他的經濟沒有問題。他簡樸愉快地生活，面容上常流露一份良善、純真的笑容，對人毫無戒備的心。他的記憶力很強，尤其對於數目和日子；他特別記得每位小姊妹的生日。生日當天，他一定會很忠誠而又正確無誤地向那位過生日的小姊妹來電祝賀。他的純良和微笑，常帶給我們無言的喜樂。有時我們被日常的工作弄得手忙腳亂，無暇細聽他的來電時，便會隨便唯唯諾諾，敷衍了事，匆匆給他掛上電話！他一點也不動怒，只是很有耐性地再三來電，直到我們留心細聽他的傾訴為止！

當他知道小姊妹會塑造聖像，為通傳友愛會的訊息，同時也為了生計；他二話不說，便馬上訂購了兩個大的耶穌聖嬰像，還爽快地匯了款；我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。每次和他一起參與感恩祭的時候，我們多少有點不好意思，原因是他對答經文時有他自己的節奏，尤其在答「亞孟」時，嗓子特別大，致令有些人會側目！但他卻毫不在意，依然歡欣踴躍，全情投入他的禮儀中。隨着歲月的消逝，我們彼此間締結了深厚的友誼。

突然間，我們發覺有好幾天沒接到阿里的電話，覺得有點奇怪，便到他所住的房子去看他，才知他已經過世！他既孑然一身，我們便自然為他準備殯葬事宜，心想大概沒有多少人來參加吧。誰知在舉行追悼禮那天，聖堂裡坐滿了來弔唁的人，大家對他都感到依依不捨；誰都沒想到他生前竟有這麼多的朋友！但我們卻也窺豹一斑地發現到阿里的秘密：一個簡樸、良善、微笑、毫不設防的人，具有無比凝聚的力量；因為天父慈悲的容光正反映在這卑小者身上，並溫暖了無數冰冷的心！

慈悲、款待與良善

1963年初我剛到達香港，不多幾天便到洋燭廠做包裝。管工固然教我怎麼做，但氣氛有點凝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聽到管工說幾個簡單的日文音符，便問他會說日文嗎？他說不會。但在旁的幾個女工便很快地問我會說日文嗎？我說：一點點！因為我剛從日本完成初學的培育回來。她們很高興地用幾句日文和我攀起來。（是她們在香港淪陷期間所學到的）她們也很急切問我，為什麼我一直那麼冷漠不和她們談話。當我給她們解釋，我是剛到港的越南人，我一點也不懂廣東話。這時她們才恍然大悟！自此，前嫌冰釋，我們便結成了好朋友。

有一回我陪着一位印度主教前往探訪香港仔探訪艇上的小姊妹。那時還沒有電話或手機可以聯絡，所以當我們到達時，小姊妹剛吃完飯，主教突然到訪，沒有什麼可以款待他，正感到有點尷尬，不知所措！沒想到我們的鄰居從窗口瞥見這一切，而主動叫我們別擔心，只需稍等片刻，因為她丈夫剛捕漁回來……果然不一會，她便端着一盤美味的海鮮過來，讓我們款待嘉賓！主教看到這一切，非常高興，且給我們說：「這些貧窮的人正給我們傳佈福音哩！」的確，絕大部份的鄰居都非教友，但他們大方地，不管我們來自何方，卻如家人般接待了我們，教導我們如何在船上生活的一切，他們是我們名副其實的導師，也是我們的好朋友。

1990年我開始探訪越南籍的囚友。二十多年來我未見過獄中職員毆打過囚友的。當探訪時間快結束時，他們會預先告知大家會談還有數分鐘，好讓我們從容地結束，而不會打斷我們的話柄。

對患病的囚友更是富有人情味！我認識的一位囚友他患了嚴重的胃病，動了手術；其後幾年之久每日都按他身體的需要，予以特別的餐飲，實在教這囚友感激不盡！難怪果真有些可憐的負病的外地人，冒着危險，非法闖關，為的是設法被送進入監獄，俾能有接受治療的機會！以香港這個法治的社會，兼能以人為本，流溢一份人道的良善，實在難能可貴。

默觀的目光

我成為小姊妹差不多六十年了！說真的，每一天我都深感被上主的慈悲仁愛所陪伴！不獨我，也陪伴着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！然而這些跡象經常都是很隱晦的，唯有以默觀的目光方能發現它！正是這奧秘又隱藏的臨在幫助我，在這瀰漫殘暴和不公義的世界中保存了信德和希望。

日常生活中那些簡單的款待舉動，諸如在車上的讓座，經常使我念及耶穌所說的話：「接納你們的，就是接納我。」現在由於年齡的關係，我得停止受薪的工作。幸有屯門醫院牧靈部的接納，容我以友誼的臨在陪伴那些垂危的病人——他們大部份都不是信徒。但通常都是我從他們那裡接受上主這份慈悲和仁愛！從一位將離世的人那裡接受一份注視、一個微笑是何等的美妙啊！上主真的在這裡！我記得這位基督教婆婆，她患了不能根治的癌症，我陪伴了她好幾個月，每次當我握着她的手時，她便睜開了眼，帶着微笑對我說：「耶穌愛你！」我確實知道她為我祈禱，也為其他許多的人祈禱。

我和另一位太太也締結了一份深厚的友誼。她因交通意外而致全身癱瘓，並且要靠機器才能呼吸；她在醫院已快二十五年

了，相信直至去世那天，她總不能離開醫院的。她頭腦非常清晰，而且常常以微笑迎接我！她對我的生活很有興趣，對於世界的時事也瞭若指掌，這是全靠她耳邊那個小型的收音機，讓她能收聽所有的新聞。當我看到她丈夫如何愛護關懷她時，我這才明白她所以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。她丈夫比她年長得多，本身也有許多健康的問題；雖然如此，他每天必到醫院來，風雨不改，親自餵養她，給她清理梳洗……。這份如斯忠誠的愛情，正是天主慈悲仁愛的標記。這對夫婦並不是信徒，但我知道天主真的在這裡！

微末而恒常的代禱

1956年耶穌小姊妹到澳門和香港來建立了她們的友愛之家，至今已六十周年了。感謝兩地教區的接納，讓我們以「另類」的方式參與宣揚福音的事工。固然我們學習納匝肋的耶穌與窮人為伍，同時也願意在簡樸的生活中，學習耶穌時刻面對父，瞻仰父的慈顏，與所相遇的兄弟姊妹福傳、為一切所需代禱，並分享這份愛的訊息。

澳門友愛之家向南的窗口，正對着新葡京——它高崇的建築，從遠處都可望及；尤其夜幕低垂，華燈初上之際，它便如孔雀開屏般以五光十色的燈光不斷發放異彩，通宵達旦，吸引眾人。它卻也提醒了我們不斷地為這滿是娛樂場所的城祈禱——為那些紙醉金迷，流連於不夜天的男女祈求上主的憐憫與慈愛——保守他們，在玩樂之餘，不致傾家蕩產，弄得夫婦不和，子女離散，甚至家破人亡。同時為那些為了生活而置身其中工作的青年男女，保存他們身心平安，不致墮入罪惡的羅網才好。友愛之家

的小堂日夕有耶穌聖體相伴，讓我們時刻朝拜欽崇，並常無言地把這滿目瘡痍的世界呈現在祂面前。

在這被譽為「與別不同」的城中，到處都可見到它的區徽——那朵美麗的白蓮花——豈不正好提示我們當「出於污泥而不染」的修持嗎？猶記得我們可敬的、年逾九旬的珍妮小姊妹對我們的鼓勵：「有如那盞長伴聖體台前的小燈，散發着極微弱的火焰，卻指示一個偉大無比的臨在的事實。即使這火焰再微弱不過，卻正燃燒着，光照着！」我們的臨在，亦復如是！